

## 城市之花

现代的都市  
窗格与楼宇不断地铺展重复， pattern  
如同花一般

说起来  
现代都市，人类文明，  
这样的城市，这样的地球  
在这个浩渺的世界上，奇异地如同一朵花一般  
人间在这世界上，奇异而美丽

## 风树闪烁

大树在风中，群叶如同蝶舞  
树影摇曳  
“摇曳”是理性上造成它的原因  
但“闪烁”是人直接感知到的直观效果

## 大地陷落

那巨大的、沉重的、世间最密质量的灰色（月球色）轮盘悬浮在地上空中  
它坠落了

向一侧倾斜，“缓慢”地触及地面  
地面仿若空气一般，毫无阻挡地陷落了下去  
碎裂柔软地蔓延在地上

在那大地陷落的末世灾难中  
我在通往海的山公路上找到了一丝安宁  
这里的公路在天之下，地势向天空凸起，从而十分开阔  
电线杆稳稳地矗立在天空中，两侧的树翠绿地引导，路灯洁白  
海风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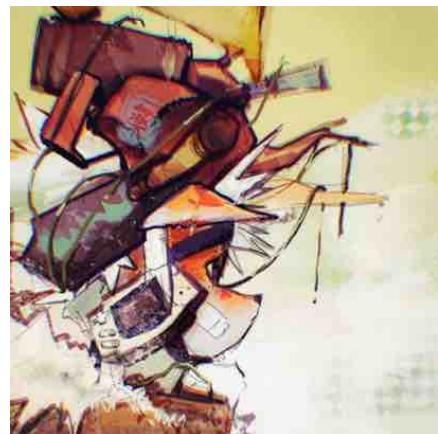
## 天山之路

从这最后的山路向上走  
向上不再有路  
只有天空

只有天空下的山

## 蜿蜒的公路

在大概十几米宽的公路，在拐弯最急的点  
那公路的蜿蜒显得多么有力量，  
路上的痕迹仿若大江大河一般



## 日本武士盔

日本武士盔的样子  
但盔上不是古代头盔的装饰  
而是各种繁复的杂物与广告

凡是繁复的地方都可以按这个观点处理

2023-10-31 周二

---

##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风，在广阔的夜中空洞地吹行

## 新血肉

春神赋予了我新的身体  
那不是植物的幻象与拟肉体  
这是实实在在的鲜血，实实在在的皮肤  
那样的熟悉感、在空间中固定落定、fix 进一块空间中的安定感、操纵这一块手臂的圆柱的质量感，这质量非是我操纵的外物，而就是我固有的整体感  
有种熟悉感，尽管这熟悉感是如此陌生

那是我熟悉的躯体，这熟悉而崭新躯体  
在喜悦之余  
我突然发现我手上的那一道疤不在了  
那道我在植物园放飞十二万只蝴蝶里留下的疤  
(或者是我童年已逝的父亲留下的疤)  
我默然一阵苦笑

果然  
这新躯体崭新而无知地存在在我眼前，具有着皮肤自己的质感和存在  
我那旧疤，已然不存在了啊

偶然地和春神的精神一致呢  
致过去的我的七重奏

## 相信

在第一层的地狱里

我对天戟说“那我现在怎么知道，你是真的，而不是这地狱的境界呢”

天戟：“你至少要有一些东西毫无理由地相信，才不至堕入更深的地狱”

## 地狱时间

天戟对第一层地狱里的我说  
“人间一日，地狱万年  
虽然你在这里已经度过了好几个月，但实际上你在人间才入睡几分钟  
你要是现在醒来，会发现睡前没喝完的巧克力还差不多和之前一样温热  
睡前给朋友发的消息其实他们现在才回  
刚刚自己才把被子整理成这个形状  
一切如故，你还有很长的夜晚要睡”

## 黑山夜明星

那远方在深蓝的亮夜空之下的  
黑暗的山野

那山野之上，夜空之中，  
一颗金星恒亮，微渺的光芒  
那黑暗的山野之上，一只高大的电铁塔黑暗地矗立在山野中  
让人觉得好像有夜风吹过

## 骑士

在那黄澄澄的老旧月光下  
他逐渐隐没在我的视线中  
(天怒视角叙述)

## 楼房

暗夜中

(我们处在地上，平视乃至仰视着楼房)

阿拉伯的楼房拥挤的宫殿般的地上楼群（低矮的宫群）如潮如涌

一团接着一团前赴后继前扑后拥地升起

如同团团结实的潮水相互翻涌

在天上看着像海上一般小小地相互推挤的波一般的地上

向下猛冲，dive into

(视觉画面不是向下猛冲之后就直接切换到平视视角，而是有一个减速落地然后抬头看的平滑抬头，平滑顺畅)

楼房（宫群）如同大喷泉的一头涌过另一头一般前赴后继地

升起

## 灯火满放的人间 地狱

游戏：

在地狱的死境中，那物质与日常一样的境地

在那死寂的夜晚

(玩家选择浪漫地、不顾一切地逃跑)

我不顾一切地想要逃出着黑楼在街两旁耸立的、无风的死夜

音乐：心之所在

在逃到后面时，到乐曲第一次结束后，第二次刚开始的空阔旋律，视角从横版 2d 第三人称视角转向第一视角直视街道

街道与夜晚 空阔

有了夜空广阔，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

风，在广阔的夜中空洞地吹行

远处，街道遥远得仿若不存在的、仿若死前幻想的尽头渐渐显出蓝白月光下澈的夜海（结局1）

结局2：

在 bgm 的背景音中逐渐加入夜风的吹拂和蝉鸣

道路两旁的商店慢慢亮起来了

路上渐渐有了行人

bgm 发生了变化：童祭

逐渐热闹起来，如同花火大会一般，整条街红火满街

逐渐就连两旁的大楼都缀满了小摊和灯火，两旁满溢着灯火世界

这并不是人间

这便是一层地狱了

永恒的虚无的幸福与灯火

## 击败天戟

在游戏中，  
在通往无色界的傍晚境界中  
在那玻璃摩天楼上  
击败天戟，祂会身体悬空，胸膛超前顶，仿佛心脏要爆出了一样  
而此时，并没有其它特别炸裂的奖励界面和画面  
而是在与此同时，画面如同水面一般，滴落涟漪，散开在画面上  
涟漪越来越多，互相呼应如同水面上一般，最后完全模糊，进入结算画面

## 游戏

采取多种游戏模式，比如 rpg 对话，比如横版对战，比如第一人称视角向前追逐，比如 ori 一样的横版追逐战，比如解谜，比如多线叙事，并且相互之间的切换巧妙

这绝对不是为了“我很厉害”才做出的“大杂烩”，不是为了大杂烩而大杂烩，而是的确在每个场景有更合适的表现体裁，全然不拘一格于某一个艺术体裁

比如我在第一层地狱

我与天戟的对话就是 rpg 对话的模式（备忘：对每个对话选项，点击了不要直接开始在屏幕上打下一个对话，而是给一个点击反馈，延迟一下，在暗示一种“郑重性”“你做出了这个决定”）

在商店里查找就是 rpg 游戏搜寻物品并进调查 cg 的模式

比如进入“灯火满放人间”地狱的结局的追逐，就是 2d 追逐 加后来转换的第一人称视角

比如“我”与天怒的游戏线完全不一样，我重追逐和第一人称视角，天怒重战斗

## 加油站顶

酒神的跳跃的下坠强力地降在加油站顶上，那厚顶在酒神的落点碎裂而起的同时，画面停顿了一下，那些碎片子弹一般向天兜飞去  
而天兜的躲避就是比较老套的靠墙跑、子弹钉到墙上

## 银色闪光

那铁链上的银色，接链闪着一连串的光芒，亮暗闪烁交织  
如果这铁链数目多了，密集地交织在一起，那光的闪烁该是如何啊

## 游戏 天呪

关于天呪“沉着应战程度的能力”的游戏设计

在两三个基础技能（攻击和抵挡和闪避）之后，就是

“在抵挡成功后，……”

“在向对方身后闪避成功后，……”

“在本次攻击为 feint 之后，下一次攻击……下一次闪避……下一次防御……”

总而言之全都是根据对方的攻击进行沉着顺畅的反应的技能（到这个程度了，也不能说是技能了呢）

需要玩家全神贯注、看见对方攻击起手时顺畅而无焦虑地做出反应，并且时间窗口很短，所以没有犹豫、惊讶、恐惧的时间

如同真的在与人交手一般，你来我往全神贯注

## 幻想实物

这副躯体  
是那些植物的幻想

就确实地在这现实里为我所用

## 海边

夜海边

那是大海的广阔中心吹来的风波余波

地球上，太平洋广阔的中心

而现在荡漾而来的小小海浪，只是万里之外的真正的大海吹来的边角消息

无陆地的大海中央

## 创作者之悲

作为有名的作家的他，并非天赋异禀，而是有着所有作家共有的苦恼与彷徨，经历了每一个怀疑与自伤  
那一天，我挽住他的两条胳膊不让他在我面前拜倒在地上

他泪流不止，口中不停地吐出他每一个悲伤的标题，口齿不清地还没讲完一个 下一个就又马上占据了脑海  
那天他吐出的一角，让我看见了他怀疑、彷徨、恐惧、反刍、焦虑、失望的日常创作中对自己的作品和人生的  
所思所想的冰山

## 漫树开放之月

月透过那稀疏而圆拢的长枝细枝的、满树绽开的丛丛叶影环抱月色

那黑暗的树遍树开放，但每个开放的点都是离散稀疏的，以至于整个树冠的合拢也是枝条分明，上面的各个绽放仿佛比较密地发出“噗噗”声

圆月透过那合拢稀疏的影，在比起黑暗的树十分明亮的夜空中

## 泼洒而出的枝条

那蓝如水的夜空中

树的枝条如同水一般向外向斜上方 30° 泼洒而出

在向外的方向上，(longitude 的方向) 上，如同水一般波纹，如同水一般向外爬

不止是枝蜿蜒而向上，末端的叶也如水花一般

## 山野NASA

仰视

那片黑暗的山野上，黑暗的丛野，有一颗树伸在宇宙下

上方是NASA的银色的宇宙照片一般的夜空

群星漫布的银色宇宙

## 洪流的残影

那树长在夜前，长在我眼前不远，背靠遥远之后夜空  
如同一场大洪水的千万片水舌被随机抽样一般，留下了在夜风中洪流而下却如此轻薄的残影  
金绿色，黄色为主

## 海边镜如斩

那夜海与沙滩分离之间  
如同镜色如斩一般

##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古老的元神 音乐灵感

在一切上升和大提琴小提琴管风琴的拉长锯木屑一般质感的上升之后

一下子被全部吮吸一般收到一起，收到一个圆筒魔棒里头，在空中圆滑两圈之后准确地将本节最后一个音敲在了钢琴上咚的一声

然后开始举重若轻地弹奏 行进 钢琴曲

像是古老的元神中的钢琴一样，没有任何故作姿态的停顿，流水一般进行下去

## 你和别人的区别

你和别人的区别在于：大家在被事物感触到时都处在一种节能模式，不去多做思考和捕捉感受的模式，而你的确把它当回事、进行思考、记录、想方设法地表达

## 那苍蓝的傍晚

天呢坐在长椅上，面容哀愁紧绷又无力地松弛

我拿着一罐啤酒

我们吹着苍蓝的晚风

“喏”

“我不喝那种东西。”

(注重表情的微妙的力的牵拉变化)

我猛灌一口，

然后亲她的脸颊 (在这个画面中，镜头转向全局，我们的颜色隐没在苍蓝的傍晚中，表现傍晚笼罩的氛围)

(并且这就是这短漫的最后一幕，有力量的东西就在这一幕中表现，你明白什么分量了吧)

## 金属在空气中摩擦振动

厚剑拔出鞘

剑片在空气中振动



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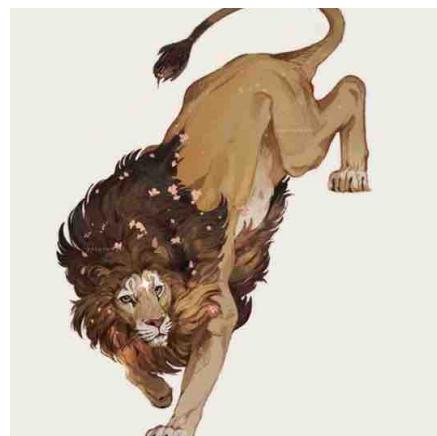
如瀑布一般倾泻而下的金宫银殿

2023-11-04 周六

---



车轮の太阳



## 鬃发

中心式构图

狮子的鬃毛浓稠

其中星辰闪烁

##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天是大地长着的  
如果没有天的压盖，将是怎样的一派大地景象？

宏伟的地天  
无尽的地与山的百万里穹顶

## xp

在被押送的途中，上身（大臂）被绑。小臂端碗吃饭。

“快吃，吃完了还上路呢。”他勒令道

## 连载创作者有一种毛病

连载创作者，或者是长期运营的游戏开发者，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在长时间的创作历程之后，会开始把熟悉的、之前的作品当做是理所当然，开始轻视已然的成果。在创作瓶颈时开始把以前的成果“玩坏了”，玩庸俗了。

以前的自己也是人，也是一个智商情商创作商都很强的人。不要以为那个自己理现在远去了就不值一提。

## 高处不胜寒

“哈啊，毫无敌手也相当的寂寞啊

没有一个旗鼓相当不分伯仲的、处处收紧、让我觉得需要攀登的对手与我在战斗中相互交合、往来交融、非稳态死锁、互相犬牙紧扣、难解难分

高处不胜寒啊

今天，你就来为我作陪吧！”

## 桥洞

我和天呪沦落到睡桥洞  
夜晚，我们轮班睡觉  
“江水涨了或者有什么其它人来了，就马上叫我起来。”

天呪点燃一根烟  
在夜晚中，白烟袅然  
深深吹出一口烟，这也是叹气

江水浩荡（轰鸣），夜风空阔虚无

祂看了看夜晚中，红色的香烟包装盒  
“吸烟有害健康”白色的字在夜中像是紫色  
祂从鼻子里卸出一口气，肩膀和胸腔因此放下了一点  
祂把烟盒捏扁了一下，随手扔掉在江边，回头走去（背向烟盒的方向）  
“呸”祂轻吐一口  
(天呪是天人化为人类，这是祂最后的生命……也可以解读为，祂慢慢地对人间开始欣赏与留恋，但仍然认为人的寿命是祂最后一闪念的生命，就更是珍惜和惶恐了)

## 桥洞 (2)

我察觉到了天呴的些许异常

我

“你害怕么”

天呴靠在桥洞的壁上，点着烟

“嗯”

（“害怕”的原因，即是怕在这沦落到睡桥洞的窘迫处境中失去生命，结束这短暂的人间滞留。而此刻的人间（的种种异与美）（或者说拥有着他们经历过的种种异与美，并且那些异与美展现出管中窥豹的人间还包含着的更大的图景的异与美 的如此的人间），对祂已慢慢变得宝贵）

（在那样窘迫的、未来恐怖地不确定的处境下，第一次看着夜晚中未知的明天和不知道有没有的以后，会恐惧自己失去人间、生命的吧）

我

“哈哈，你怕什么啦，我都在人间（此在）多久了，相信我啦。”

（其实，在今天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在商店老板那里受挫，是对我们的前途负面的信号）

---

**heave**

**语言（名词）不包含事物的具体信息，**

指代的是东西而不是本质

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巨大隔膜

画画也一样



## 收紧

衣服上纹路的收紧

## 玫色雨夜

黑色的雨夜

只有远远的街道上汽车碾过水花的声音，只有上一层楼的水滴落在下一层的棚顶的声音

天上的云是玫红的

## 午夜开花

梦的审判官带我进入的那城市顶楼  
那个境界里  
那个午夜里  
天空仿若虚假的蓝色，永恒而一般地存在，是「概念」而非随昼夜轮转的实在，  
那就是“午夜”的感觉

一切都在白天，而一切都笼罩在「午夜」的晦暗中，作为梦的概念而永恒存在  
仿佛在晦暗照片内的白天城市

一个比较相近的意思是：把梦核感、计算机图像生成感作为“午夜感”。但这是不准确的。我所说的午夜感就是午夜感本身。

## 梦月列车

那酒店的走廊里

无数人生活的话语交织在一起，overwhelminly 涌向我，几乎把我压倒

那些是无数条生活线，原本各自连接着更长的时间、更复杂的人生、各自关注自己的生活的线

如同树根一般，从更广大的世界汇聚到这个酒店的走廊内

那些原本应该陆续在各自需要的时间和事务退房离开酒店，去应聘、去旅游、去出差、去离家出走、去逃避的人，那些原本应该各自分散而去的线

此刻交织在这一点

## 毒太阳

祂原本是太阳的祭祀

鬃毛如同火焰一般旺盛，如同太阳光一般明媚洁白地发散而开  
而祂在见过太阳神后，鬃毛就全部化为了毒蛇

浸没在在诅咒中，浸没在自己毒蛇的鬃毛中

从那以后，祂就拖着半人半兽的身体，在野外的枯黄原野上用弓箭打猎生活，像个原始的野蛮人一样肮脏地生活

最后投水而死

“愿我的子孙不必受太阳光之苦”

## 梦月

驶向那“银色”的梦月

事实上，梦月应是无色的

一旦着了颜色，便是凡物了

一旦落入“存在”，无论是物质还是想象还是形式，便是凡物了

所以，梦月必须在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不存在

## 武田信玄

整个研究院，整个组织，其实真正的领导者只有他。其余的精英都是优秀的服从者，强力的一把手，但不是领导者。

武田信玄家群臣如龙，但没有一个君

在他家一步步兴盛之时，也可以看到随着武田信玄本人的衰老和其子的一天天长大（而未受成为君主的资格），一步步走向败亡的命运终点

浸没在大火中吧，信玄家

## 午夜奔袭

我越过一个个熟悉的家居场景，午夜中的客厅，午夜中的厕所，午夜中的玄关，午夜中的卧室，在那长长如龙的走廊列车中翻越一个又一个窗户，要找到天呪  
要是那不是天呪所去的方向呢？要是我是误入歧途而向夜晚的深处狂奔呢？那又会是怎样的结局？  
我事后尽可能地不去想，然而却不得不感到深深的恐惧和后怕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 “你来了”

神主坐在大殿之中对我说  
那座神社大殿如此空阔破落，  
大殿中回荡着青砖破口处的竹松翠影和祂的声音和我的思绪  
那座大殿太过空旷，就算是我千思万绪，它也如此空阔地吹着风声空隆  
毫不受影响

## 画面

毒蛇太阳祭祀

回头，向下30°倾倒的那一瞬间

祂无神无兴趣地看镜头，眼半睁，眼部肌肉略紧，嘴半咬露缝（大概能看到一点门牙的那种），嘴唇两边两点的肌肉略紧（有种嘴唇两点向后收的感觉（不是酒窝，是嘴线的两端））

发散边的蛇体现回头的动态，向外发散

而另一边的蛇则抬头，收紧肌肉悬空，死盯着镜头

## 渚与亚伦

渚的母亲原给他起名“渚”，希望之意  
不过他的母亲死后，他的父亲对希望有不同的理解，所以给他改名“渚”

海上飘摇的酒之国  
海风的湿咸吹渗，疏远的“生”气融入的城

而在那海上，海“生”的气息造就之处，人人豪饮着海水酒与腥干生鱼，海上的豪爽与热闹的橙色昏黄舱内

海上城市繁华

亚伦，  
灌满海风和酒的自傲  
来自海上的酒之国的居民的，带着那样的感觉的bgm  
那样的文化底色？也可以这么说吧

“灌满海风与酒”不要当做意向堆砌，而是把它与“自傲”“豪爽”当做一个整体来理解

## 图书馆顶的夜风

夜风，是另一个地方的空气啊  
空气在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正发生着自己的事情  
好好吹着，这曾在另一个忧思重重的人呼吸过，而此刻却如此阔然悠远的夜风吧



## 无底的月夜

一片芦苇丛生  
而没有大地的月夜

2023-11-07 周二

---



## 步行于路上的空白演奏

2023-11-08 周三

---

## 沙海镜斩



## 雪浪

山林雪浪  
雪林如巨浪一般升起



## 太阳光的信息量

阳光条条幅散而出  
每条上面绘着.....



##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暴雨如注

石柱如注

石柱仿佛不是支撑，而是向下飞注

2023-11-08 周三

---



月

月球仿若搅拌

## 金色演奏厅

几个月之前，我在京都（因为某种机缘巧合，没想好）结识了，或者说收留了一个演奏二胡的流浪者

我在京都争取到了一个加入演奏厅的机会

为了天呪能和我一起入场，他在演奏厅里寻求到了巡逻保安的工作

在几个月后，我因为被厅长赏识而被允许加入高规格的演奏会演奏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机会，做好了不仅可以脱离睡桥洞的窘迫生活，而且……这是一举闻名天下，结束默默无闻的无意义“小人物”生活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而我们为了让祂演奏二胡而放弃了

在演奏的前一天，人员名单突然失踪，保安们被教训了一顿，天呪回来还和我抱怨

在演奏的那天，天呪照常巡逻

在我要上的前一场快结束时，那个住在我们家里，拉二胡的家伙突然走上了舞台

身穿演奏的正装旗袍，拉着祂的二胡，挺腰正背

祂的理想

祂不为自己而哭

祂为无人赏识的二胡而歌

祂为二胡的逝去而哭

《泣泉》

在金色的大厅响起

天呪上台阻止祂

“昨天盗走篡改人员名单的，就是你吗？”

“必须在祂搅乱一切前抓住祂……”

祂躲闪而开

两人摆好了对峙的姿势，伏低了身体，而二胡仍在演奏

祂红肿着眼睛，怒目而视，如临大敌

在战斗中完成那演奏

不停地躲闪天呪的攻击

天呪在那紧张的攻势中

一点地板都没有划伤

猛虎轻点地 之戟

二胡演奏战

---

2023-11-08 周三

---

## 金色演奏厅（2）

我听闻之后披上衣服马不停蹄地奔来

“够了！”我横在他们两人之间，护着二胡说到

“我把我的演奏机会给祂”

厅长：

“三个月前你不知道怎么跑到了我的办公室，说要演奏给我听……仅仅三个月，你就进入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金色演奏厅，追求一生才达到的演奏机会……”

“而你如今要把演奏机会“转让”给另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家伙，你当这是什么地方，想转让就可以转让，今天没空明天还来是吗？……”

“好吧……谁让我（重音在这里）是厅长呢。”

在那以后

我们回到了音乐演奏厅的人员宿舍

报纸媒体上也报道了这件事，不过都侧重于“金色演奏厅居然会让一个二胡演奏者演奏”在猜测如此安排的用意，评价如此安排的大胆或者敷衍

啊啊、还是没啥人真的听见了那二胡啊

那泣泉

“怎么，你不去见见厅长吗。事情到这个地步，你欠他的可不止一个道歉呢”

“这段时间他也在各种媒体事务里焦头烂额……这段时间我也避避嫌，好好思考一下，郑重其事地想想怎么和他道歉吧……”

“那祂呢？怎么不见祂人”

“好像是说出去游历了，背着二胡到世界四处流浪演奏去了”

## 边缘之海

流浪的祂

祂背着二胡  
站在临海不远的小山坡上  
看着山下的白色楼房，海边小镇的房屋一直蔓延到海边  
阴天  
这里的海仿佛世界边缘，向前就再也没有人烟了

## 边缘之海（2）

曲附带文本

我坐在沙滩的篝火旁边，

退无可退了啊

“除了大海以外，就没有再能容下小小的、在世界中的我影子的地方了”他

“除了大海以外。”我干了一杯

## 午时金街道

下午时分

轻金色的太阳斜照在街道上

斜照在路牌上

斜照在绿植上

斜照在小商店门前的椅子上

斜照在绿植中间的一个向内的阶梯的铁栅栏圆角小锁门上

时间显得如此漫长

##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此时，一粒米一样的鸟鸦飞过铁塔

## 天剑与雨轮（雪原）

在雪原之上

天剑巨大的黑暗的身躯，压迫在雪原的天空上  
如同渺小的雪原上纯黑纯暗的巨大龙卷风

雨轮就正站在那黑色龙卷的中心之下的雪原上

## 风远夕阳

傍晚之远

一近一远两个电线杆，矗立在傍晚的遥远中

远处的天空，或者说天际，紫色的云漫填，云上的边缘发红，在云上变为了老旧的铜绿色，那发铜绿的天空、背光灰暗而被轻金色照亮边缘的风散的云残，揭示着那遥远的境界，

近处，天空蓝色广阔

## 午时电线杆

下午，轻金色太阳斜照天空，  
电线杆在天空中矗立，在那遥远的天幕之下，在那天与风的空中，高高  
天上无数轻金色的生物随风东去

此时，一粒米一样的鸟鸦飞过铁塔

天与风呼呼

一切都在轻金色的，仿若永恒与浪漫的，仿佛不是从太阳射出，而是原本此境就处在的轻金色照耀的天与风之中

## 光落电线杆

电线杆正好挡住了傍晚向夕阳坠落了无尽轻金色光芒  
那光芒，仿佛通向无色界一般，  
在风远天高的广阔蓝色下  
那背光电线杆，就伫立在轻金色的阳光照耀的游云东去的天空下，（电线杆顶上天空蓝色饱和度低，风吹天远）

此时，一粒米一样的鸟鸦飞过铁塔

天戟

## 地狱远方，池点夕阳

电线杆接续指向的远方的天际  
红色阴沉，如同地狱一般

## 池点夕阳

那夕阳的强烈金色光芒，如水一般点在了絮云之中  
引得周围一片絮云燃烧

如水一般点在了地狱般的天际上

## 心脏鼓点

可不可以根据不同的心跳节奏来制作鼓点节奏?

可以不可以根据一次心跳起伏的音量曲线形态来指定鼓点音律?

## 大树射绽

大树由中心射出无数枝条，  
每一根枝条都在空中顺便地一次次绽放烟火一般的叶丛  
整棵大树射绽，黄色橘色绿色的烟火相继满开

##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拍照片，一般画画的方式，都只能大体还原场景的样子，不能体现出它的境界，不能体现人脑身临其境对它的识别

也缺失了气味、身临其境的渺小，空阔感，想象的畅快，

以及创作时代入人物的实实在在的经历感（而非阅读时的感觉）

## 雪开

深绿的草地里  
开着雪白得灿烂地亮着的花  
这花不是旁人眼里的，先在、自然就是它自己属性的白  
而是，因为作为疏松的雪块而开放得灿烂明然

## 列车追蜈蚣

我们在隧道里开着飞行的列车  
追那在地下四处隧穿的巨大蜈蚣

画面：

洞穴之中，远远近近几辆列车向前齐头并进，紧咬着大蜈蚣的逃亡的奔跑，包围着中间的大蜈蚣  
天蝎在列车头的顶上，半蹲看着远处的大蜈蚣

## 破碎列车

(和上一条不一样)

列车在开向向下的井道时

那条大蜈蚣从深处袭来

巨大的蜈蚣所触之处，列车粉碎

在车内的景象

在车厢内，看见眼前，原本是“车内”的温暖封闭空间，从外面破碎，外面的可怕与机械的冷钢由着破碎压迫而来

温暖的、覆盖着人造的装饰内面车厢，露出钢铁的肌骨破碎

那钢铁的肌骨，如同海浪一般破碎而来

“走啊！”天呴对我喊到

## 蜈蚣横过

在隧道之中行驶着列车  
天呴突然一愣  
“掉头！”在祂喊的同时，大蜈蚣从地之中横穿隧道，横截列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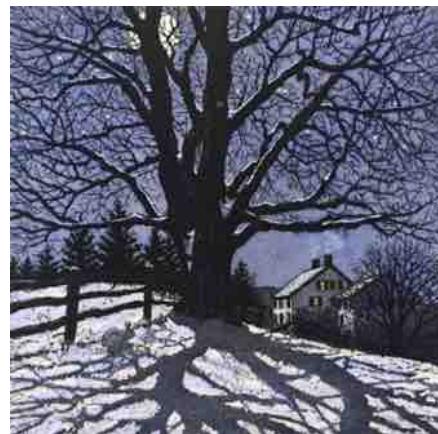
而在大蜈蚣过后，我们的列车在天空中  
我趴在地上，看着眼前的截面外的天空

## 创作的三大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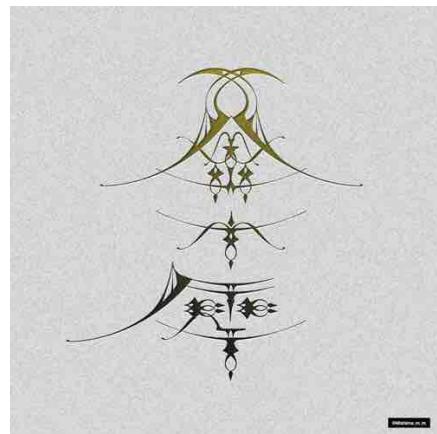
热情（爱），品味，以及实现自己想法的能力

2023-11-09 周四

---



**恶魔一般静谧的神性**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纤细的重量平衡

## 雨

“我从小就认为，雨神是极其神通广大的神”

“为什么？”

“你想想，下雨的时候，整个世界遍布雨水。万米之上的空阔空间内雨无处不在。灰蒙蒙的世界里，无数坠落不息的、一刻也不曾相同的银针雨水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变化”

“因此，能引发乃至于控制降雨的神明，用雨来作为恩惠的神明，一定是深远广阔的神明”

---

## 镜国世界

如此绚丽壮阔的，难为地上任何事物相比的，如此简洁又深奥的，竟作为无处不在、广被世界的背景而存在  
此世在外星人看来，有如绚丽的镜国世界

失忆后的我，从一个外星人的视角看见了这世界

“我明白了——”

“我要把此间命名为”

“镜国大世界。”

我站在一片天蓝的壮阔云景之下，那天空如破烂壮阔的镜

## 根之国的剑鬼

注意之间，牠已然在我的左边  
“葛温多”牠的语气如同点菜一般平静  
那把剑从左腋横贯我的胸膛，正中地插在之前在牠身上的位置

“已经完成一半了。”她说  
这里只有我们两者，而牠却没在跟我说话  
因为我是猎物。

## 剑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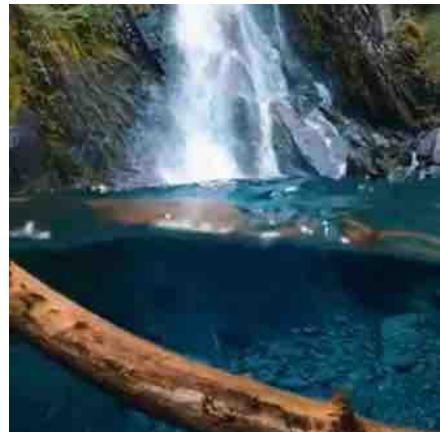
牠如同不是一个有脑袋的生物  
仿佛是牠的胸膛向前，拖着那脖子连着滞后的脑袋  
牠如同一个四肢断线的木偶，向我冲来

牠的躯干已如老根一般干枯  
上面插满了剑，牠背满了剑

在长年累月的囚禁里，牠为每一把剑都取了名字。那把剑就叫“葛温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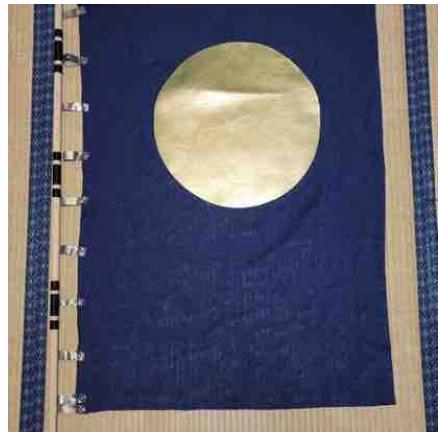
##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与牠残酷的周旋中，很快我的身上便贯满了一把又一把的剑  
我呼着带血丝的腥咸疼痛的空气，血已经蔓延进我的全身  
“喝……喝”我精疲力竭地吸进刺痒的喘息，  
“你能不能……能不能……”  
我本来想求牠，你到了地上，能不能与谢尔兰多说一声，我很抱歉，我后悔在这地下没能把我的悔恨带给你……  
突然我恍如隔世，我走过的山川、湖泊、森林、野火，我所见过的他们，我所做出的承诺和未来，全部涌上了奄奄一息的心脏……全身的血液，充满了唇肌口腔……  
“放过我……”我叹出最后一口气



## 水面

作为水面一层薄膜的生物  
在广阔的水域上



## 画月

在他往年的囚室里，我们发现了一张纸  
那上面的月光银一般温婉清朗



## 石如同泥块一般

坚硬的质感（不止表面的坚硬硬壳，里面的质也结实无比）的石头，如同泥块一般沉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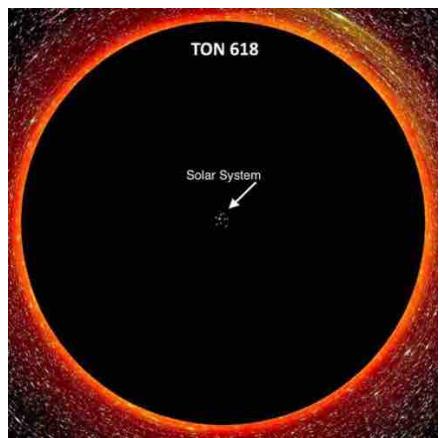
风雪一般分布在崖壁上，如吹如歌



## 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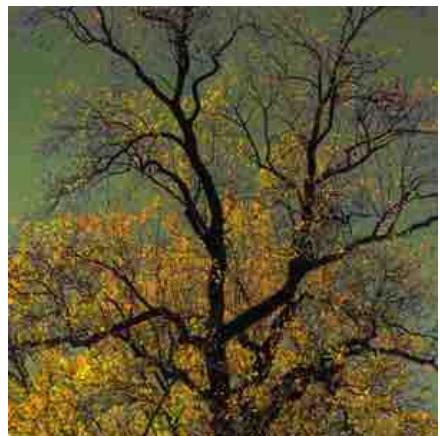
鱼眼透视：向上看红叶无限，茂盛燃烧  
向下看，也是一片镜色深渊

而这张照片还有一个妙处，就是水中景色的模糊速度线，更显出了燃烧的茂盛和场景的动势和阔大



## 寂死之海

沉入那寂死的深渊之中  
夜海的深渊与广阔的圆周形黑暗深渊



## 寂死

用这样的树表现寂与死



## 梦中的我

梦中的我，一个庞然大物，难以挤进这狭小的世界  
工程队对我手忙脚乱，对我这怪物



## 梦境

通向何处？这在两边落下的，梦一般的黄金叶中有答案吗？这在远处轻金色奶色的空阔的天空空有答案吗？



## 旧时代的武士，坐在摄影棚里

我扮作旧时代的武士，坐在摄影棚里，等待着剧组拍摄。

我忽然一阵恍然

我此时，就是一个已死的武士。我坐在摄影棚里，周围的摄影师、摄影机、导演吵闹

旧时代，真的已成云烟了啊